



# 解密《清明上河图》

说起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人人都知道它是北宋传世的旷世神作。但是，画出这幅神作的人，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？

如今我们对张择端的全部认知，几乎都来自金朝人张著写下的短短85字：“翰林张择端，字正道，东武人也。幼读书，游学于京师，后习绘事……”

一幅长卷，800多个人物个个鲜活，市井烟火历历在目。唯独画它的人把自己藏得干干净净。张择端到哪儿了？也许，就藏在这幅画里。

## 隐藏的商业广告



您以为广告是现代人的专利？一千年前，汴京街头的商家已经卷出了花。

有人统计过，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大大小小的商业广告，至少有42处。其中广告幌子10面，广告招牌23块，灯箱广告至少4个，大型广告装饰——彩楼欢门5座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，一千年前的广告，到底有多野。

先说“产品广告”——只告诉你“我这卖啥”。虹桥附近一家酒店，大门口柱子上挂着两块招牌，写着“天之”“美禄”。“天之美禄”是美酒的代称，

意思就是：“此处有美酒”。旁边还有个灯箱，写着“十千脚店”——“十千”也是美酒的代称。楼上还横架一根竹竿，悬挂一面川字酒旗。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路人哪怕没进门，也知道了这家主营酒水。

但产品广告太初级了，商家要的是——品牌。走进市中心，画里最显眼的是一家叫“孙羊正店”的大酒楼，它不靠“天之美禄”这种通用词汇，它靠的是“孙羊”二字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北宋东京“在京正店七十二户”——“正店”有官府特批的酿酒权，相当于今天的五星级大酒店。孙羊正店门口扎了一座两三楼高的彩楼欢门，

门首挂红框子灯，还用一只灯箱打出“正店”的名号，彰显身份；另一只灯箱打出“香醪”——他们自家酿的酒品牌。更用长杆挑出一面大旗，上书“孙羊店”三大字。这叫品牌意识！

那么，晚上逛街怎么办？宋朝商家早有准备。画里有至少4处“灯箱广告”——在广告牌里点上蜡烛，天黑以后照样亮堂堂。千年后的今天，日本、韩国一些地方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灯箱广告。一句老话叫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，但宋朝人觉得——不行，夜里也得让你看见。

## “饮子”摊：宋朝女性如何靠一杯凉茶自立

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张择端至少画了两处“饮子”摊。一处位于虹桥桥头脚店对面，两把大遮阳伞下挂着“饮子”招牌，旁边有三个人正在买卖；另一处在城内“久住王员外家”旅店门前，两把遮阳伞下分别挂着“饮子”和“香饮子”字样的广告牌。

这里的“饮子”，并不是今天的奶茶。它原意是不限时间、剂量饮服的中药汤剂，到了宋朝，才演变成用果

品、香料、药材熬制而成的花草茶式饮料，相当于一千年前的凉茶。

但宋朝人能喝的，远不止这些。南宋《武林旧事》里列了一份饮料清单，足足有二十多种：甘豆汤、椰子酒、豆水儿、木瓜汁、沉香水、紫苏饮……光看名字，就能想象出街上飘着的各种香气。

宋朝开封城里，凉茶铺、汤水摊不下百家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说，每天五更天还没亮，卖“煎点汤茶药”的就已经摆出来了，走街串巷，吆喝声不绝于耳。宋代没有冰箱，但夏天有冰块——街上当街列床凳，堆垛冰雪，供市民买去降温。这排面，搁今天就是全城连锁冰饭店。

开封城里的“饮子”摊，很多是女人在经营。宋朝政府还设过“女拦头”——专门向女商户收税的税务官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也记了不少女性开的店——曹婆婆肉饼、丑婆婆药铺、王小姑酒店，光名字就知道是谁当家。《鸡肋编》里还写过一个茶坊妇人，少艾鲜衣，门面漆得雅洁，毫不避讳地与客人谈笑做生意。宋朝女性的经商范围，比我们以为的要大得多。而真正支撑她们独立经商的，是一项法律：宋代女性拥有财产权。

## 说书人的扇子——汴京勾栏里的“脱口秀大会”



当看到围着一堆人，老少都有，神色专注。您以为在吵架？不，这是汴京人的文娱

生活——听“说话”。

宋朝时，汴京城里有大量的“勾栏瓦舍”——相当于宋代的大型文娱综合商场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当时汴京有名有姓的瓦子就有桑家瓦子、中瓦、里瓦等50多座。一座瓦子里又有好几个“勾栏”，表演不同的节目——说书、杂剧、相扑、影戏、傀儡戏，从早演到晚。

《武林旧事》里记载，南宋临安的说话人将近一百名，分成四大家——小说、说经、讲史、合生。小说讲世间百态，说经讲佛教故事，讲史讲朝代兴亡，合生则类似即兴相声。搁今天，这就是分类综艺——有脱口秀、有百家讲坛、有曲艺专场。

说话人有点像今天的脱口秀演员+评书先生，边讲边演。他们大多有自己的“话本”，我们今天看到的《碾玉观音》《错斩崔宁》这些宋人话本，就是那时候流传下来的。

## 满卷皆是大宋繁华，虹桥之上为何画了一名小乞丐？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全画最繁华的地方，是虹桥。桥上摩肩接踵，车马如梭。而张择端偏偏把一个乞丐，画在了这个“C位”上。

这个孩子赤膊蓬头，捧着一只破碗，向往来的行人乞讨。张择端没把他藏在角落，而是放在最显眼的地方。一个画家敢这么画，绝不是“忘了”。为什么？这可能是北宋汴京的真实模样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说，“卖药卖卦，皆具冠带。”连乞丐都有职业装束，让人一眼认出身份。这个小孩半系外衣、袒露左臂的样子，正是汴京乞丐“有规格”的穿法。

宋代学者张耒的诗里写，洛阳西部山民“负薪入市得百钱”。而《夷坚志》记载一名酒官沦为乞丐后，“每日求丐得百钱，仅能菜粥度日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拼命干活、或者沿街乞讨，一天的收入勉强只够喝粥。

## 虹桥上袖子拖到地上的人，竟是北宋持证上岗的中介？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虹桥上，有两个特殊的人。他们衣襟很短，但袖子长得都快拖到地上了。他们不是来逛街的，他们是来“讨价还价”的。

这两位叫“牙人”，就是古代的中介。牙人服装通常是上衣短小便于活动，袖子却格外长——不是为了风雅，是他们的“办公桌”。他们把价格藏在袖子里，用摸手指的

方式讨价还价，这叫“袖里吞金”。袖筒之中捏指计数有着一套固定的手势规则，一就是一根手指，五就是五根手指，六是拇指捏小指，七是食指捏在一起，八是拇指食指岔开，九是食指弯钩，十是握拳。卖家在左边袖子里捏要价，买家在右边袖子里捏出价，牙人两头跑。双方听完价格，扭头就走——嫌贵了；一拍手——成交。

这哪是中介，这是最早的“加密交易”。没有电话、没有合同，全凭长袖子一根线。既避开了公开讨价还价的尴尬，又能迅速传递价格信息。

但您以为随便拉个人就能干这行？宋代牙人可是“持证上岗”的——从业者需要通过《牙保法》的专业考试，还得有资产担保、无犯罪记录。

而且牙人是分行业的——专门撮合田宅买卖的叫“庄宅牙人”，管牛马交易的是“马牙”，连茶叶粮食都有各自的牙行。

到了北宋后期，一些大牙行垄断市场，欺行霸市，压低收购价，抬高卖出价，两头吃差价。结果是富人越富，穷人越穷。经济秩序正在失衡。这场由中介垄断引发的失衡，最先嗅到危险的，不是朝廷，不是小贩，而是那些万里之外、刚刚牵着骆驼，走进汴京城的西域商人。

据河南卫视官微